



墨索利尼

Benito Mussolini

黃仲蘇

墨

索利尼固不惜犧牲一切，與舉世爲仇，以恢復意大利昔日固有之光榮，且擴張其版圖與勢力使成爲當

世至高無上之強國，爲渠最重要之使命者。以一平民藉暴動勢力，侵逼王室，一躍而爲大權獨攬之執政者。身爲首相，兼長各部，言出令隨，風雲變色。最近復變更選舉議員制度，以遂其長期霸佔政權之慾望。意大利全國自農工商學以至於王公大臣固無人不從其指揮，反抗之者，則非被暗殺，卽逃亡他國。統一政權，振興農工商業，開拓殖民地，使戰後倖存之意大利復得與列強爭衡。世人驚詫，目爲怪傑，竟稱之爲二十世紀時代之拿破侖焉。蓋自歐戰以後，意大利欠負國債爲數甚巨，農工商業凋喪殆盡，

政權紊亂，民衆瓦解，共產黨利用時會，糾衆擾亂。墨索利尼乘機而起，本其愛國主義，擁護農工，提倡勞資積極合作，以防止共產主義之惡化，奔走呼號，集中民心，以救危亡。卒賴其力，意以復振。然獨攬政權，輕視一切，操縱黨員，箝制言論，唯我獨尊，兇橫絕倫。故意人毀譽之者各半，而墨索利尼對於意大利之爲功爲罪，目前殊難判決，尙待其未來事業以爲佐證。然墨索利尼扶危定傾，不顧一切，違抗世界思潮，獨樹其愛國旗幟，謀使意大利復臻於強盛之境，稱霸於當世，其勇邁無當之毅力，固早已使歐美思想界爲之動搖，各國當局者爲之震驚矣。其生平史實自有可注意者在，因不厭求詳，考證圖書，搜集材

料，爲之作傳也。

★ ★ ★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之上午，意大利王宮前，聚集無數羣衆，喧嘩時作，而謹守秩序。時值秋季，日光燦爛，碧天如洗，抽空偷閒來此鵲候之羣衆，初無惡意，但求目觀其人，或證實其事而已。宮門前戎裝之衛士，嚴肅正立，而盛服之侍者則來往不息，如待貴人駕臨，以便通報。一二十大臣，憑窗下望，似已表示愁慮不耐久候者。是時適當午前十一時，忽有平民式之汽車數輛，直向王宮疾馳而至。所可異者爲車旁立有少數狂呼口號，而不戴帽之青年耳。機停而自車中下者，盡皆身衣黑衫，頭不戴帽之汎繁黨員，其中忽有一人力排羣衆，疾趨登階。宮內侍者之接納不着外衣者實爲值職以來第一次；方不禁訝然稱奇，而此容貌嚴肅，行動敏捷之怪客已立於王前受誥命矣。經過短時間訓話，覲見儀節既畢，拜相之詔亦下。此爲意大利近代政治史中最可注意之奇特紀錄，蓋即墨索利尼躬入王宮，拱手接受意大利全國之政權也。

圍繞王宮參預盛典之羣衆似視此事爲無足怪者，蓋皆信任墨索利尼爲救國之唯一人物。且政治實權早已操諸其手，此種儀節徒爲形式。苟意王不允讓權，則墨索利尼指揮

黨員，推翻王室，取而代之，或亦不難。墨索利尼既攬政權，積極圖強，黨員擁護，民衆信託，意大利固漸由危而安，而墨索利尼之聲譽亦大著，於是世人但知有墨索利尼，而不復憶及有意王矣。

一 鐵匠之子

墨索利尼來自民間，深悉農工疾苦，故能以擁護農工利益爲旗幟，不戰而屈伏當代之王公，取得政權。渠固出身貧寒者，其家世初無煊赫之祖先，且不屬於中產階級，而係生長於平民之家庭也。

拜尼拖墨索利尼(Benito Mussolini)於一八八三年八月之二十九日生於多維亞(Dovia)之小村中其地屬於羅馬列(Romagne)省與福利(Fort)城相近之物業大比呵(Predappio)村。其父亞力山大墨索利尼以冶鐵爲業。母爲多維亞村塾之女教師，嘗集台村中兒童與其子女於一室中授課焉。墨索利尼四五歲時，即隨其母認識字母，且教以讀書習字。其父初未受何教育，十歲時即爲冶鐵學徒，從未入校學習，一知半解，皆由自習，強學得之。渠乃一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仇視僧侶者，革命者，且爲崇拜武力者。身爲物業大比呵村之市政顧問，與村長，嘗爲當局者所嫉視，

兩次入獄。當其最後一次被執押入警署時，其子拜尼拖已達成人之年矣。嘗好集合村人，討論政黨組織，且鼓吹村人選舉權。其長子之命名爲拜尼拖，蓋襲取墨西哥叛攻王室，暴動者之領袖許亞累（Benito Juarez）之名。

母死於一九〇五年，時墨索利尼正服務兵間。一九一〇年主辦階級鬥爭日報時，復喪其父。渠對於父母敬愛異常，其少年生活習於流浪，踪跡無定，而家庭則時所繫念。嘗描寫其父爲人粗直，而秉性良善，忠於渠所崇拜之社會主義；至其母則樸實異常，雖極力鎮靜，而感覺敏捷，確爲一善撫子女之慈母也。

墨索利尼卽於此種家庭中誕生，其所見聞則爲鄉村間之治業；其所有政治見解則得諸其父工餘之談話，蓋崇拜武力之社會主義，早經其父加以種植培養矣。羅馬列人秉性熱烈，好勇善怒，爲不易馴服之民族，墨索利尼則爲最富於地方性者。

自幼卽隨其父學習冶鐵，嘗羨其父手腕敏活而強有力，運斧如飛，習業益勤，卽受扑責，初無怨恨，而翻感激其父督教之嚴且勤也。然其學徒生活尙無礙於讀書，九歲時離去多維亞村之母塾，送入勃萊大比呵村中小學校，既爲校生，復事學徒，而墨索利尼常感愉快，不覺疲乏。每值

假日或休息時間，嘗與鄉村頑童時相角鬥，額際墳起，手臉見傷，習以爲常，其父固以報怨自衛詔其子者，於是報怨自衛之教訓自始卽深入其心牢不可破矣。每晚，其父必爲展讀法國露俄所著孤星淚長篇小說，以充滿熱血之小腦中，復又接受無限冒險浪漫之種子。

童時嬉戲，最惹母憂。其母必欲送之入芳薩（Fenest）教會學校。其父爲仇視僧侶者，反對甚力，幸賴其母抗爭不已，始允放行。該校課程良佳，而規則極嚴。墨索利尼秉資甚慧，勤學不倦，而苦其管束過嚴。學校之與監獄，當時在彼視之，初無差別也。

校中同學既多，貧富貴賤，各相判別。有來自貴族之家庭者，有爲中產階級之子弟者，而墨索利尼則齒於平民之列者也。教師之歧視，同學之侮辱，每使此未成年之貧寒子弟深感階級差別之痛苦，於是乃得證實其父平日所詔示之社會主義爲確有根據者矣。

幸功課優越，尙能吐氣，乃益自奮勉。以熟習拉丁文，尤好文學，於是得悉羅馬文化之宏高偉大，對於校中教師嘗懷不滿，蓋已能於校課外，力求精進矣。至於教會學校所予之訓練，除課程外，被固未嘗感得絲毫影響也。且素不尊重教會，及其爲政，偶然言及教義，蓋無非藉以便利

其內政策略與外交手腕之實施耳，初未存心提倡教義也。

將近十五歲時，墨索利尼升入福林波波利 (Forlimpopoli)

師範學校肄業，校長爲意大利現代大詩人伽爾細 (Carlu-

cci) 之弟，墨索利尼極尊敬之，而此老亦復愛之逾恆，視

如家人。此時學校生活遠勝在芳薩校中矣。其聰慧之資質

已爲諸教師所器重，尤以其演說天才爲可贊賞。十七歲時

，常於福利城劇院中，主講十九世紀意大利音樂家凡爾弟

(Verdi) 之紀念節，成績之佳，使人驚佩。次年卒業離校

，從此墨索利尼不得不浮沉人海以求生活矣。

二 小學教師

墨索利尼既爲師範畢業生，復任小學教師，其資格與能

力皆遠在其父母之上，所受教育頓使此貧寒之子弟增高其

聲譽與地位，惜其缺少中產階級之物質憑藉供其發展，故

彼此時所感痛苦實較往日之貧苦爲尤甚。

方離學校時，求爲勃業大比呵村長之書記而不可得，蓋

初無大志，但求能與家人同居鄉里，卽爲幸事。其被拒絕

之理由不外視彼爲危險份子，實則此時墨索利尼已受相當

教育，對於社會主義較其乃翁更爲了解而穩健矣。

年少氣盛，缺少耐性，頗以小學教師之職業爲苦，且欲

求爲村長書記而不可得，頗致怨恨 自念不必遷地至伽爾

第尼 (Gualtieri) 另覓相當職業之爲得計。顧不能如願以償

，不得已，仍就該地小學教師職，每月薪金僅五十六里爾

(意大利幣名)，食住兩項，月需四十里爾，所餘區區十

六里爾，何足供其需用。且所授課程爲乾燥之文法與數學

，日與四十頑童共數晨夕，墨索利尼正值青春而生活枯窘

無以爲歡，散步鄉間，強自排解，或展誦文學書籍以自娛

，且習提琴，蓋欲借音樂之安慰以消遣青春之愁苦也。提

琴爲其終身愛好之伴侶，自其往日窮困流浪生活以至於目

前獨攬政權聲勢煊赫之地位，初未一日拋棄其音樂之癖嗜

。此公虎狼性情，龍馬精神，叱咤風雲，氣蓋山河，乃於

感動心靈之溫柔音樂獨能欣賞，且具有特別了解，事非奇

事！

教課餘暇不盡消磨於怡性悅情之文學與音樂，蓋感受刺

激過多，而又生性好動，重視榮譽日益加甚，是區區者雖

可謂慰情勝無，然決不足以滿其愛好權力之慾望也。因取

關於社會主義之書籍論文加以研究，對於蒲魯東馬克思之

理論尤所推崇，於是乃知稍稍抑制其妄動之情感，習爲引

用經濟原理以考察，並解釋社會現狀矣。

研究結果使墨索利尼由社會主義之理論家進而爲實行者

伽爾第尼屬於愛米尼(Emilie)，該處爲意大利社會主義者聚集之地。墨索利尼自加入該組織後，發現種種不滿之點，尤以彼輩假借社會主義之理論謀自身之福利爲大謬不然。墨索利尼性情熱烈，意志堅決，自信於社會主義有深切了解，自不能與此輩融洽也。

三 流浪生涯

在校授課滿週年後，墨索利尼決意加入移民團，向國外求生活，蓋此時其父以擾亂鄉村選舉被人控告而獲罪下獄。彼既有家，欲歸不得，而自身生活問題復無法解決，前途茫茫，似無希望。自念與其忍苦留居，不如冒險出走，初少把握，且無目的，飄零身世，唯求生存，亦可哀已！母知其兒將作遠行，電匯四十五里爾以壯其行色。此區區者乃其母勤工節用之儲蓄。墨索利尼用作赴瑞士旅費，固所補無多，唯挾此微金立作遠行，於流浪生涯中取得飢寒疲勞種種經驗認識並體會民間疾苦，爲彼從政時之考證，則似所值甚多，無愧於其母也。

當其在伽爾第尼城時，生活居處即不欲自外於平民，至此則所接觸者盡係困苦無告之流民，衣食住等自較平民更無把握。到易佛董(Yverdon)時墨索利尼囊中僅餘兩里爾

十生的矣。而勞工所得，不足一飽，且疲倦不堪，曾於兩日夜中酣睡不醒至二十三小時之久。次日爲飢所逼，乃至奧柏(Ober)小城中爲人造屋轉運夫。每一小時工資三十二生的，每日工作十一小時。其所任工作爲轉運石塊至二層樓上，且該屋方在建築，尙未竣工，背荷重石，舉步登梯，諸多不易。每日工畢，即於塵土灰礫之下進食燒芋，至夜則即衣睡於蓆床之上。墨索利尼身在此境，益感弱者無告之苦，愁憤交集，無以自慰。然其主人對之仍不滿意，見其所着衣服不似工人，頗厭惡之。於一星期後，付以工資二十法郎，揮令即去，且大聲叱之曰「汝所得工資，無異竊盜！」蓋言其工作不力，不應得如許工資也。墨索利尼對曰：「爲飢所逼，出於無奈。」忍怒，受錢，去。此公倔強成性，暴烈如火，不能忍怒，實逼處此，乃亦低首。金錢之磨折英雄有如此者，可慨也！

離奧柏城而至羅剎納(Lausanne)，短時期之生活尙稱裕餘，唯勞力所得之二十法郎消費甚速，數日金盡，窘狀立現。既缺衣食復無住所，嘗於自傳中敘述當年窘況：「此時余囊中所有，僅爲一鑲有馬克斯肖像之銅質徽章耳。」潦倒一身，別無長物，終日奔走，求工不得，露宿公園，嘗被驅逐。飢疲交加，無地安身。某夜，藏臥於湖邊之破

船艙中，復有一夜竟寄宿於橋下之控門內焉。羅利納爲瑞士名城，遊人如雲，類皆腰纏多金，來此賞玩風景者，孰復顧念此浮沉人海困窘無告之流浪者乎！墨索利尼目迷紛華，心憂飢寒，相形見拙，顧影自慚，中心憤懣，貌益猜惡，見者走避，疑爲盜賊。每當露宿，仰臥地上，長空羣星，爛熳顫動，大似萬千明眼，淚滿承睫，爲此未來之偉人作同情之慰勉者。

最後得一意人介紹，竟於羅利納城中覓得工作。終日所得可供住食。初爲泥水匠之助手，繼作建築工人，且曾爲意大利酒商作製酒人，而兼販賣者。每日晨起，赤足露頂，推車出走，叫賣街頭，歸則仍於酒窖中操作，助其主人釀酒。如此勤勞，猶不能免於飢寒，然較之失業時期，躑躅街頭，淪於丐徒已較勝一籌矣。

以母病，墨索利尼急歸故鄉。里中探者立即報警，謂此危險份子今已歸來作祟矣。因仍逃亡於羅利納，繼續其流浪生涯焉。工作時輟，衣食不給，更無住所，可以容身。某日清晨墨索利尼方於橋下空箱中醒覺時，驟來警察，執付警署，謂其形迹可疑，拘留一日夜。此爲一九零二年之事，自此以後，其入獄紀錄，竟增加至十一次之多！猖狂苦况，固渠所屢屢嘗味者也。每當失業之時，日間尙可徘徊

徧道左，消磨光陰，至夜則徬徨避匿，以求免於警士之驅逐。流離轉徙，走歷各城，然仍不免於瑞士警士之監視，最後不勝其煩，竟押解墨索利尼送至意大利之邊境焉。

蓋瑞士警士之所以驅逐墨索利尼者，不僅爲其流浪生涯踪跡無定，蓋渠於所到之地，每遇機會，必大膽張目，鼓吹社會革命，於是此形同丐徒之危險份子，乃不能自安於瑞士矣。渠於患難中所交結者，盡係各國逃亡瑞士之政治犯，尤以俄人爲最多。如在楚力欺（Zurich）城所遇之昂諾尼格巴那巴諾夫（Angelique Balabanoff）此人即爲煽動意大利社會黨揭亂之重要份子，並助其創辦前進（L'Avanti）日報，且邀同編輯工人之未來週報者。其困苦生活與勞工經驗使墨索利尼了解社會革命之意義更爲澈底。逃亡異國，流離轉徙之苦，尤不禁使其愛國熱忱油然而生。出身貧微，來自民間之墨索利尼復於離去學校生活後，重得親歷弱者被壓迫之苦悶，以堅其社會主義之信仰，苟其精神無所專注，意志無所寄託，又焉知其不由丐徒而淪於盜賊乎？

四 兵役

一九零五年，應召入軍籍，爲意大利第十一師之輕步兵。當初入營時，長官屢得警署報告，謂墨索利尼爲著名之

危險份子，應加以監視。渠入伍後，行動大變，竟處處表示其爲良好之兵士。此或非矯飾者，蓋墨索利尼當時目擊祖國衰弱，政治腐敗，社會主義之信仰尙未十分動搖，而愛國之心則日益熱烈，蓋實欲藉兵營，受相當軍事訓練，爲他日報國計也。其母病危，得長官許可，准其請假返家侍疾，治喪，此時墨索利尼所崇拜者爲愛國主義。言必稱「國家之宗教」，與「立國之先烈」，且宣稱「願與侵占意國北部之德奧人士決一死戰」。至此其態度似與意大利社會黨相衝突，蓋彼輩所注意者爲國際運動，且願對德奧人士表示好感，至爲本國利益與外人宣戰尤爲彼輩所不贊同者也。墨索利尼服務兵間所得經驗殊爲可貴，於是乃知兵營組織，軍事指揮，服從紀律，與戰爭準備等等皆爲從事於社會革命必備之條件也。

嗣因兵役期滿，父又老病，返里侍親。日間助理農事，至夜則讀書作文。是時所研究者爲尼采(Nietzsche)與叔本華(Schopenhauer)之哲學著作，與瑪志尼之史傳，於以培養其超人與愛國之思想。村居生活，不耐寂寥，因復至多美曹(Tolmezzo)小城中擔任小學教師職務，除日與數十頑童週旋外，仍時與該地居民相往還。唯人皆畏之如虎，尤以婦女爲甚，竟稱之爲「暴君」焉。蓋言其倔強暴烈，不可

接近，而又盛氣凌人，指揮若定，不得不爲之奔走服役也。渠復利用時機，從當地教會神甫，學習拉丁及希臘文。墨索利尼之不能忘情於政治，亦正如其好學，至此復組織黨社，廣事宣傳，攻讐當局，蓋對於政府之不咎既往，恢復自由初不知感激也。於是引起該地當局之注意，欲逮捕之，乃逃至他處，復繼續其流浪生涯至兩二年之久。

五 陰謀擾亂者

此時其爲陰謀擾亂者之名聲已漸著稱，乃潛至羅馬列省擔任思潮(Il Pensiero)日報之編輯。假期返里，利用田主購置耕植機器之機會，鼓動農人佃夫罷工被捕入獄，囚禁十日。出獄後，社會黨人以其有鼓吹罷工及拘禁十日之功績，頗推崇之，脫即脫(Trente)之社會黨人舉之爲會計。其地雖係意大利之國土，然尙在奧地利管屬權之下。該處社會黨人約分爲兩派：其一派爲提倡國際主義者，奧地利政府利用之，以減少意大利人之民族思想；其另一派則以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相調和，固反對外國人之管理權者。巴第斯第(Cesare Battisti)爲指揮第二派黨人之領袖，於一九一六年爲奧地利政府所殺害。墨索利尼初赴該地時，與第一派黨人合作，爲該派所辦之未來(L'Avenire)日

法作編輯者，然不久使發現該派主義之荒謬，即掉頭不顧，而加入第二派，且爲巴第斯第所創辦之民衆（Popolo）日報擔任編輯。每月薪金收入尙豐，當爲該報著述政論。每日除爲該地社會黨辦理會計事務，教授法文，編輯日報外，尙有餘閒，從事於著述文學美學及哲學之作品，惜時間過短，均未完篇而又被驅逐出境矣。其愛國主義深爲該地意人所信仰，因皆受其影響，懷念祖國，仇視奧地利政府之心益切。此爲該地當局之所最忌者。墨索利尼之言論行動均爲奧地利政府之所不滿，屢下警告，仍不改變，於是捕之入獄，監禁期滿，押解出境。當時德國報紙嘗爲文調侃之曰：『此無賴漢之旅行往往終止於牢獄之中，誠可笑也！』唯種種痛苦經驗並未能使其頑梗之性格稍加更改，目的所在，精神注之，勇往直前，不知規避，此蓋墨索利尼之所以爲墨索利尼也乎。

脫郎脫城於一八一八年爲奧地利政府所吞併，而該地人民則仍眷懷祖國，風俗語言迄未更改。墨索利尼於歐戰爆發時，嘗利用機會，大聲疾呼爲恢復國土運動，且事前預料歐洲各國互相傾軋之結果，必出於一戰，故於發生戰爭以前，即有所準備。嘗於福羅郎司（Florence）城中之呼聲（La Voce）日報發表其長篇論文，題爲『社會主義者所見

之脫郎脫』，就該地人民之性格、風俗、語言、及歷史等各點立論，以證實該地確爲意大利國土，兩應恢復以保主權。國際主義者則以此種論調爲多事且違犯社會黨之信條，而墨索利尼則更進一步，宣稱『當以戰爭解決此種糾紛，蓋奧地利決不願放棄脫郎脫城，數十年來經營該城之市政及防衛建築，如砲台等物，所耗經費已逾千萬，決不甘心無條件讓還於意大利，如欲恢復該地，唯有以武力爭之，戰勝奧地利則脫郎脫重屬於意大利之版圖夢矣。』想和平之國際主義者聞此大言，爲之震驚。實則墨索利尼之言論行動時相衝突，初非始終一致者，蓋渠所企求者厥爲權力。生性好動，見有時機可供利用，以表示或滿足其取得權力之慾望者，雖犧牲一切以求達其目的，亦所不惜。幸勿視墨索利尼爲自炫者流，渠固別有大慾存焉。

墨索利尼不知具何魔力，竟能以國際主義者之資格，大聲疾呼爲愛國者恢復國土之言論，而猶可暫時容身於意大利之社會黨，且得黨人之信仰也。當其在福利城編輯階級鬥爭週報時，嘗發表言論，破壞一般黨人對於社會主義素有之概念，喚起黨人之注意，吸引農工同志，以冀對於彼個人發生信仰，而使造成意大利社會黨之新興勢力。故一則曰『現在指導政治及經濟運動之社會主義者對於革命實

無切實之信仰，集賢運動除供被輩作投機事業外，實無意義。」再則曰「某也近於虛偽；某也長於自謀；某也善於規避；某也巧於營利；某也詐；某也懦……」

舉凡社會黨中之領袖人物一無可當意者，蓋渠已發現當時社會黨中之弱點，擬乘隙以取得領袖者之地位，為該黨精神上之改造，以便供其驅使，為共同之奮鬥。不厭一再揚言『社會主義應恢復其粗野暴烈之本性，此種組織原為革命而成立者也，蓋社會主義者，戰爭也！』墨索利尼此時氣魄，如火如荼，人皆視之為社會黨中之左派，渠亦自許為激烈份子，及其執政自一九二二年以至於今日，其言語行動似趨穩健，此或增變勢遷而察理辦事之目光亦因之更改耶？

實則墨索利尼為最巧於投機者，所發言論皆有用意，即或互相矛盾，亦所不顧，國家主權，民衆福利等等名辭均為彼奪權利之護身符與口號。如有機會可乘以滿足其慾望者，不惜以全力赴之。其勇武、凶猛、果敢、堅決等等性格皆於此時完全畢露，而其猶惡粗野實不減於拿破崙與威廉第二也。

一九一一年之九月二十四日墨索利尼復被捕入獄，以擾亂秩序破壞治安等八大罪名被控於福利法庭。墨索利尼竭

力申辯，不肯承認，最後始謂「余果有所主張皆無非為謀增進意大利國家幸福起見，試思農工利益何能蔑視。政府實施不能滿意。社會生活應加改革。蓋余所希望者為造成一較為富庶，較為自由，而文化又較高尙之意大利！他非所知。」因復抗擊對法官曰「如承釋放，我固欣悅。苟被判罪，亦使我光榮。」法庭究因彼有鼓吹罷工嫌疑，判以監禁五月之罪。墨索利尼之為政治運動，其唯一祕法即為擁護意大利國家而攻擊意大利政府。國家與政府在彼視之，確為兩事。苟有所不滿於政府，便可以革命手段取而代之，而對於國家則應尊敬愛戴始終如一也。此與社會主義之厭惡政府，而蔑視祖國者大不相同，且與當局執政者之化合政府與國家為一事，以便濫施職權而謀自保祿位者，尤不相容。

其聲譽之增高似與入獄次數之加多為正比例。福利城中之五月監禁使墨索利尼之英名益盛。一九一二年經意大利社會黨公推米郎城之前進日報。此為該黨唯一有力之機關報，自墨索利尼接辦以後，乃即成為彼個人唯一有力之機關報矣。於是乃得無所愁慮，無所顧忌，利用該報，為攻擊政府之工具。米郎地方法院出票傳訊，到院質問。渠所對答尤較在福利法庭中為勇敢慷慨。「釋放與拘留於

我皆似無所輕重。牢獄生活實爲我所慣習者。」法官無奈，釋之出院。

補過悔罪等名辭似不能於墨索利尼之字典中檢得之。時年已三十，娶妻生子，成立家庭，而彼橫衝直撞之奮鬥精神始終一致，似若無所牽掛者。一九一三年終了時，意大利共和黨人佔據各名城如羅馬列福利那物納尼米尼等處作亂；其他如米郎佛羅郎司杜蘭等處工人皆罷業以爲聲援。墨索利尼狂喜，以爲革命時機已到，召集米郎社會黨員遊行示威，並自居領袖地位，發號施令，指揮黨員，似欲與當地駐兵作巷戰者。無何亂平，而社會黨各領袖則皆深惡墨索利尼之放縱跋扈，因皆漸漸疏遠之。

六 愛國者

歐戰開始時，墨索利尼即於前進日報發表其反對意大利與德奧聯盟作戰之主張：『意與德奧既有世仇，更無同謀聯戰之可能與必要。』並爲大言恫嚇當局，如聯盟勢成，必將引起民衆作亂以反抗政府。當時渠所主張尙未徵得意大利社會黨人之同意，故墨索利尼之發表言論，最初猶不無籌慮。及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德軍侵犯比利時之中立，以進襲法國，墨索利尼乃大聲疾呼以告國人曰：『奧之殘

暴，不減於德，苟聯盟戰勝協約，則奧必不顧信義，以吞滅意大利爲快。德人之犯比可爲先例。』於是社會黨爲之感動，稍稍注意渠所提倡之愛國主義矣。及德人屢戰敗法，渠猶以鼓吹教法爲意大利社會黨人之職責。高唱意大利古代詩人之韻句：『嘻吁乎，法郎西，吾人固曾愛汝！』(“Noi Che t'amammo. O Francia!”)以警醒之。然黨人皆嫌其言論之過於偏激，而渠亦不滿於黨人之昏愚懦怯，因請開除黨籍，並辭去前進日報主筆之職務，以恢復其個人思想之自由，且鼓吹其愛國主義之信仰焉。

墨索利尼自退出前進日報後，獨力創辦意大利民報(Popolod'Italia)以繼續鼓吹其愛國主義，然不免仍含有社會主義之臭味。一九一五年一月間即開始發表其反對意大利與德奧聯盟作戰之主張。其第一篇論文，標題曰：『勇敢(Audacia)』蓋專爲意大利之青年而作者，情調激越，語句壯烈，感人極深。且膽敢集衆演說遊行反對國會之麻木疏忽，與政府當局之措置失當，以求達其使意大利脫離聯盟，加入協約之目的。竟至行動有類瘋狂，鼓吹作亂，與人決鬥，以至於重複入獄。然竟賴其力，卒造成干涉戰爭之輿論，使意大利脫離聯盟之戰線也。

墨索利尼固未嘗一日忘其社會主義之習用辭句也。當其

鼓吹意大利與德奧作戰之時，嘗曰：「今日作戰，明日革命。吾儕當今所應準備者厥有二事：戰爭與革命而已！求自由之原因與革命之始源初爲一致。於戰爭之餘燼中必將產生領袖專政之新革命。」領袖專政之概念初非新奇，蓋墨索利尼於一九一三年已在烏託邦 *Ntopia* 雜誌上發表其「應使民衆少所知識多所信仰」之主張矣。

七 戰火之下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意奧宣戰時，墨索利尼欣喜發狂，以爲從此報國有道矣。嘗曰：「吾人自心中發出唯一之歡呼乃爲『意大利萬歲！』當時愛國之念實較平日爲強，此蓋爲人類不可磨滅之天性。」動員令下，墨索利尼名列輕步兵隊隨赴戰線。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敵人炸裂砲彈，身受重傷。渠作戰雖勇而對於當日之執政者則深致不滿。一九一六年八月寄友人書中有言：「我國執政諸公何嘗具有愛國之忠忱，彼輩所知者但有官署中之例行公事耳。一九一五年五月間國民爲國奮死決戰之勇氣已爲彼輩喪失殆盡矣。惜乎國家徒有忠勇之國民而不知指導，此輩實有負於國也。參戰三年之後，國民之勇敢精神與愛國忠忱將全爲彼輩所喪失矣。」

傷愈後，墨索利尼退伍，重返米郎，主持意大利民報，鼓吹抗德以弱奧勢。始終反對罷兵言和，彼輩所謂「至死不屈者」(Guerrafondai)。伽波業多(Caporetto)一戰，意軍大敗。此時國本動搖人心惶惑，皆欲罷兵言和。墨索利尼復爲狂呼，以警告國人曰：「敵軍入寇，則將予國人以莫大恥辱。吾人如不願受辱，唯有再決死戰，以求最後勝利。」始終堅持其仇視德奧之態度。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值法蘭西國慶紀念節，意大利與法表示親善，特於各處舉行慶祝，墨索利尼於諸內(Genes)城慶祝會中爲壯烈之講演。法國總領事聆其言論，致書報告該國駐意大使，謂此君才器宏偉，不可限量，將來必成爲意大利之唯一偉人。墨索利尼不圖乃於風塵中得此異國之知己也。

歐戰停止後，意大利爲保全國家主權及維持此後和平計，外交政策約有兩種可取：或恢復意大利舊有之版圖，唯不得不讓予租借地以便育果斯拉夫人之居住；或執行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協約各國與意大利在倫敦秘密會議之議決案，允許意大利合併阜姆(Fiume)至廣充疆界於小亞細亞，並推廣殖民地於斐洲，皆爲各國所默認。蓋當時英法諸國多方結納，欲使意大利脫離聯盟各國關係以絕德奧之後援，故有此種協定也。舍彼則取此，二者不可得兼，

朝野閥然，互相辯論，以各有利害，取去難決，而墨索利尼則主張第二政策者也。墨索利尼之為人機警有智，善於取巧，且敏於決斷，策略既定，勇往直前，如遇阻礙，然亦不惜變更途徑以達其目的。當意大利之與德與聯盟作戰，彼固爲干涉戰爭者，及意脫離聯盟後，復變爲反對中立，主張與協約各國聯合作戰。至意大利詩人丹農迪（Dannunzio）佔據阜姆意圖合併該地之時，墨索利尼則於意大利民報屢次發表長篇論說，表示同情，且多方贊助，至讚揚歌頌不絕於書，呼之爲『救國英雄』。歐戰終止，簽定和約，協約各國貪言自肥，致使意大利得不償失，渠乃又一變其贊助協約之論調而攻擊之不遺餘力。自一九一九年以至於一九二一年之間，墨索利尼於意大利民報發表之言論不外讚揚意大利參戰得勝之光榮，責難政府於大戰前後之措置失當，與怨惡協約各國之違背信義，以激勵民衆，促其自覺。凡此種種皆其爲準備政治革命之先看也。

八 撲滅意大利之赤火者

墨索利尼雖於意大利外交政策及恢復版圖運動多所努力，然均未得逞其志，其事業之成就，端藉國內政潮之迭起與社會秩序之擾亂，得建偉功。大戰以後意大利雖幸居戰

勝地位，而國勢已弱。蓋兵凶戰危，動搖國本，民生凋敝已達極點。社會主義本於意大利早植根基，至此復有共產主義爲之推波助瀾，於是第三國際之宣傳於農工方面乃無往而不利。至一九一九年春夏之間，意大利之農工業區域內已滿佈共產主義之火種，燎原之勢，轉瞬即成。農工團體皆於紅旗之下組織成立。始僅集衆示威爲無理之要求，繼則罷工要挾以恫嚇資產階級，終乃搗毀工廠，割斷電線，拆除鐵道，阻礙郵政，中止航行，縱火焚屋，持械殺人。所有農工商業均已停滯，電信交通亦皆中斷，國家經濟狀態固大受影響，而私人資產亦遭波及，大破壞局面已經造成，大恐慌時期亦在目前矣。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意大利上議院席中已有社會黨議員一百五十人之多，共產黨員雖無一人當選，然此輩皆相當同情於共產主義者。至一九二一年時，衆議院中竟有社會黨議員一百三十二人，且加入共產黨議員二十二，至此衆議院席上互相呼應擾亂不甯。而上議院與衆議院之社會黨員及共產黨員復互爲聲援，激動政潮，內閣迭受攻擊，復經改組，而左派議員之聲氣日張，甚至蔑視王室，高唱改革政體之口號。共產黨之擾亂與政潮之激動幸未於同時發生，否則意大利更危殆矣。

共產黨擾亂最烈時期竟支持至三星期之久，近代史家稱之爲『赤紅之三週』，在此數十日內，共產黨之橫行無忌達至高點。工廠盡爲工人所佔據，殺害廠主，驅逐工程師，毀壞機器。而農人亦復佔有田地，焚燒契紙，侵奪房屋。當時政府權威盡失，社會秩序幾全破壞，於是墨索利尼應運突起。欲造時勢之英雄，乃竟被時勢造爲英雄矣。

墨索利尼當時目擊赤禍既作，政潮復起，王室既無信仰，政府又失權威，長此紛擾，勢必亡國，乃舉拳奮呼，投袂而起，立誓殉身，以救國難。自念禍迫寇深，決非空言所能挽回，必取以力攻力，以暴服暴之直接行動，庶克有濟。僅與共產黨人競爭選舉，無補萬一，勢必肉搏巷戰，以血撲火，方能滅此兇饑。一九一九年三月間，當意大利共產黨及社會黨氣勢最盛之時，墨索利尼組織戰士隊（汎繁黨之產生即由此戰士隊演化而成），以抵抗之。其組織完全取軍隊形式，選取敢死份子，充任隊員，精神煥發，紀律嚴整。此時意大利民報所標榜之社會主義已經取消，而改變其宗旨爲『擁護生產者與戰士』矣。民衆方苦共產黨與社會黨之擾亂，皆敢怒而不敢言，徬徨失措，無所適從，墨索利尼提出擁護生產者與戰士之口號，正所以迎合社會心理。登高一呼，四方響應，於是戰士雲集，立於麾下

，聽其指揮，而生產者之資助亦源源而來，更不愁餉械之缺乏矣。

無何，意大利之社會黨與共產黨份子之氣勢日盛，於國會方面則極其搗亂政局之能事，於農工方面則鼓吹直接行動以達其擾害治安之企圖。政府懼於亂黨之威勢，不知所措，而民心復惶惑萬分，但謀規避。是時身衣黑衫腰佩手槍之汎繁戰士乃結隊遊行，宣言維持社會秩序，保護生產者，專與搗亂派之領袖爲難，遇之於途，則加以痛擊，或死或傷人心稱快。且派大隊至鄉村間及工廠中，與搗亂派奮戰，驅逐社會黨及共產黨份子，並保護農工復業，實行墨索利尼以力攻力，以暴服暴之主張，搗亂派勢力之所致，即汎繁黨勢力之所及。其決鬥之猛，巷戰之勇，大有以血滅火之勢。其黨員莫不以一當十，犧牲一切以殉主義，而搗亂派份子初非弱者，亦竭力抵抗，兩派混戰情形，大似內爭。政府既失權威，治亂乏術，唯有坐視以待汎繁黨之撲滅搗亂派而已。然此伏彼起，混亂不定，如是紛擾竟延長至三年之久。（自一九一九年終起始至一九二二年最後數月爲止）一九二二年春季共產黨行動頗佔優勢，卒賴汎繁黨之奮鬥得以撲滅燎原之赤火。蓋汎繁黨之武器不僅爲擁護生產者與戰士之口號，尙有一救亡保種之國家主

義貫澈其間，人心所嚮，勝利歸之，於是搗亂派之野火竟被撲滅，而汎繁黨之聲威則盛張矣。

墨索利尼之聲譽與威勢自亦隨汎繁黨之權力而增進推廣。其所主辦之日報銷路大漲，而擁護或反對之言論亦時見於其他各報。儼然成爲一具有權力之領袖，不僅黨中幹員之尊仰推崇，即政府亦不敢輕視之。其像貌既爲人所注意，而性情亦爲人所重視。其事業之成功與失敗已可引起民衆普遍之欣慰與憂慮。其言論行動亦成爲民間日常談話之必要資料。至此，無論毀謗之者，或稱譽之者，莫不贊佩其領袖羣雄，指導黨員之才力智能爲不可及矣。此種職務固墨索利尼所愉快勝任者也。蓋已冒險奮鬥，備嘗艱苦，犧牲畢生精力，爲今日當權之準備矣。

墨索利尼年少力強，而又受人民愛戴，並於冒險，「犧牲一切以求取得一切」確爲彼之信條，深悉羣衆心理，並知所以利用之秘法，且身歷戎行，飽經戰爭，賞罰嚴明，指揮若定，人皆樂爲之用。當日所負領袖責任既繁且重，然仍未能阻止其冒險之習性，至警署則仍目之爲危險物，隨時可加以逮捕，其所慣嘗之拘留苦況初未絲毫改變其頑梗性格。其言論行動，橫衝直撞，無所顧忌，始終如一。是時黨員對於當局深致不滿，以爲革命時機已至，莫不躍

躍欲試。墨索利尼固知其可用，然實無機可逞，乃爲論說，詔示黨員：「革命決非兒戲，如幻術之箱突然開啓以博歡笑者。革命之動作係借重軍隊，而非攻擊軍隊者，係利用武力，而非缺乏武力者。革命係有組織之運動，而非擾亂之暴動。革命之成功端賴同情。獲得人民普遍之贊同，爲之保障，當得良好結果，否則必歸於失敗。」其時丹晨遮之阜姆運動新近失敗，吉俄尼弟(Giulio)方掌政權，頗欲得墨索利尼而甘心之，且人心厭亂，望治甚切，蓋深知時會未至，不得不容忍以待機會，施展其好身手也。

九 議會席上

一九二一年五月後，墨索利尼已被選爲衆議院議員，且名隸汎繁黨籍之議員竟有三十五人之多，於是可知在意大利國中其個人聲譽之隆盛與汎繁黨勢力之擴張矣。其加入議會確有用意。蓋彼之對於議會施行攻擊初無妥洽餘地，報紙上之言論，與夫村間街頭及工廠中之直接行動，似尙未能盡量發揮汎繁主義之精神，必於議會席上佔得重要位置，方可明目張膽無所顧忌，內外相應，肆力抨擊政府與敵派之政策，並助長其本黨之權勢。蓋深知此着爲彼個人將來取得政權必要之捷徑也。墨索利尼有見於意大利上議

院及衆議院均無機關報紙，乃乘隙利用意大利民報爲議會之喉舌，以傳達民衆與議院間之意見。且於議會席上習得無限寶貴之經驗，於此乃認識弱國取用代議制之缺點，辨別各派政黨意見之異同，察悉政府之懦弱與王室之衰危。

在衆議院中，汎繁黨議員座位設於右面，與國家主義派溫和自由派及保守派議員同列一隅，每遇辯論，鼓掌歡呼之聲時出於右隅席上，先聲奪人，蓋早已露其端緒矣。然墨索利尼則自稱爲共和黨派，且曾蓄意使汎繁主義傾向共和黨之意見，以締造共和國家。亦嘗於機關報上及黨員集會中發表言論，否認王室爲神聖不可侵犯者，宣稱國家之命運與王室毫無關係。無何，墨索利尼默察輿情，似難同意於彼反對王室之主張，及時機之來尤不容其傾向共和政體，乃漸改變其反對王室與攻擊君主政體之言論焉。

當墨索利尼在拿迫爾（Naples）聚集全國汎繁黨四十萬人預備趨向羅馬之時，渠嘗向衆宣誓，擁護王室及君主政體，蓋已覺察參加運動之黨員及軍士大半尙眷懷王朝，而民衆公意猶傾向君主政體，墨索利尼當此千鈞一髮之際，不願破壞企圖，權利所在生死以之，何惜矛盾，自食前言，故重之以宣誓形式取得黨員信任。詭奇萬端，於此益見，吾人但一檢其往日言行，固知渠每於必要時實施展投機

手腕以求達目的，其兇險怪特令人不可捉摸有如此者。

十 自暴動以至於執政

議會席上之墨索利尼固日俟時會之來，初未嘗一日拋棄其當權之野心，而僅以取得代議士之資格爲滿足者。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以來，墨索利尼日際汎繁黨員之阻止全國罷工，維持農工商業，各大名城市政機關之佔有，脫郎脫城高級行政委員會之被驅逐，而由黨員代行其職權，前進日報館之被襲擊等等深自慶幸。凡此種種皆係汎繁黨破壞共產派份子所取得之勝利，而由墨索利尼所指揮者。渠自度黨員團結，羽翼豐滿，而本身領袖權威既樹，聲勢益廣，自富有以利用之發展之以成爲大舉，嘗藉細故攻擊政府，不遺餘力，蓋其磨勵以須，蓄勢待發，殆非一日矣。

墨索利尼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拿迫爾城召集全國汎繁黨員開大會時，即公開抨擊政府之不稱職，並主張全體黨員趨向羅馬以武力強迫王室，改革政府，以救國家。是時赴會黨員約有四十萬人，組織精密，武裝完備，全體贊助，願供驅使。動員令下，整軍待發，聲勢浩大，朝野震驚。意王尙在多斯伽納（Voghera）別宮，聞之失色，而政府當局諸公則不知所措。於是信使往返，奔走調解，許

以改組內閣，且邀請墨索利尼與其黨員入閣襄政，種種條件皆被拒絕，形勢緊張，幾成僵局。圖窮則匕首見，其最後目的蓋不難想料矣。

當汎繁黨大活動時，意大利各大名城已先後入於黨人之手。墨索利尼則留居米郎，發號施令，儼然一指揮若定之大元帥也。羅馬附近各地爭相應和，包圍形勢殆已完成，而羅馬軍警亦奉命嚴為戒備，於是駐守要口，斷絕交通，準備軍器，堆貯糧食，一若戰雲無可幸免者。十月二十八日垂暮時所有防禦忽盡撤除，風暴既止，重見天日。蓋拜墨索利尼為相之王命已先由御林軍西達第尼(Citadini)將

軍用長途電話通知之矣。汎繁黨之運動於是竟告完全勝利，此殆亦一世界近代史中別開生面，奇特滑稽之政治革命也。

至墨索利尼之挾衆示威，奪取政權，是否為違法一問題亦曾引起熱烈之討論，唯余不願於此多贊一辭，但陳述其經過之事實為如此而已。實則墨索利尼身處當時之境，除利用暴動以奪取政權外，誠無第二方法可滿足其志願者，蓋彼以暴動為手段，執政為目的者也。此種犧牲一切以求取得一切之大冒險，亦非彼不能勝任，苟視彼為僥倖成事者，或不免於觀察謬誤乎？（未完）

文學研究會

世界文學

名著叢書

煙

屠格涅甫著 六開本 三百五十六頁

樊仲雲譯 定價一元 郵費二分半

革命失望了，戀愛又成了幻夢，於是感覺到一切都是虛無都不過是一陣煙。本書即以一戀愛事件為中心，描寫俄國六十年代一般知識分子對於反動政治之絕望，因了幻滅而感悲哀。文筆精細深刻，冷傷處使人失笑，沉痛處使人墮淚。在中國的讀者，當也會與其他國裏的許多讀者具有同感。

商務印書館出版